# 五代史記注

#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蠭起盜販衰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江表志兩浙錢氏偏霸一方苛慘急徵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聲鹿號達曙問於驛吏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腰間執事者非刑不行貧者亦累千家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眞人作而天下同作

# 十國世家

##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通鑑攷異十國紀年楊行密六合人 又莊宗列傳行密壽州壽春人 歐陽脩菱谿石記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 青箱雜記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民間猶謂密爲蜂糖滁人猶謂荇溪爲菱溪 齊東野語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大夫爲大御史大卿至有興唐寺鐘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爲可怪 容齋三筆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剎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二人一曰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楊琮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說惟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怤怤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

墨客揮犀楊行密之據揚州民呼密爲蜂糖夫密蜜二音也呼吸不同字體各異亦由茄子伽子之義甚哉南方之好避諱者如此 猗覺寮雜記楊行密據揚州淮人以密爲蜂糖 實賓錄楊行密有一子病瘖鄉里號爲不語楊家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五國故事僞吳先主力舉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北夢瑣言唐相國鄭棨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愼宏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江淮異人錄吳太祖爲廬州八營將巡警至糝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其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顧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

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擕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弃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五代史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先啟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敢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膂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弃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

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太平廣記妖亂

志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輩善自為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包之果符所言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室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　又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鎮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西浮濠緣城入子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剪幡幟畫像皆嚙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噉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間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隕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迸光碎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之寒一僵仆日數千口棄之郭外及齎而遠坊近巷為之一空是時浙西軍變周寶奔毗陵駢聞之大喜遽遣一使致書於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在常州西今附虀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塗所要蓋諷其虀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

折一枝葢亡滅之讖也及爲秦彥幽辱訃口行密聞駢
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
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
密遂入揚州 五代史 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
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
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却乃乞師于
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
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
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
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于廬州
及城陷行密以軍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
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營于大明
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
之兵爭入其栅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
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
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
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畧盡十月城陷秦畢
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即日米價
減至三千 太平廣記 妖亂志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

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筐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妖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將捨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已倘能與用之同郎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爲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僕常以眞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爲左鎮鄉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之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與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洩光啟二年僞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州奏守一事未受而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爲諸將合大還丹藥未就會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爲發運使院胥伍諷常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于軍候獄知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

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

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明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九國志袁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彦等雖以誅呂用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賛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衆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于衆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衆未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之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

平宣州獲趙鍠畱與其弟同館鍠與梁祖有素果遣使
來求鍠時襲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
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
密哭之曰吾每卹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
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
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
將必不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
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
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
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
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

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充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九國志劉金文德初從攻趙鍠於陵陽明年金度鍠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僞與鍠通好約爲外應鍠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臥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鍠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爲女壻也鍠聞之沮喪果宵遁　歐陽脩菱谿石記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　錄異記宣州節度使趙鍠頷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爲淮南攻

奪其郡縣鎧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剖額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領珠而已

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

五代史十一月蔡賊孫儒以眾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輿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敦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于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鋌瘞于所居之廳下冠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閔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貧心也遽命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悖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留後

又郭言太原人也家于南陽新野少以力稍養親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眾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言

性剛直有權畧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于淺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兵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十旅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號招召丁壯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鋭士萬餘遂還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掩襲蔡寇斬獲將奪不可勝紀宗權以茲敗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鄆傳自汴鄭迄于潼關去奸恤弱甚得其所光啟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趙維揚以制置爲名時言爲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畧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鋭太祖錄其績以排陳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時溥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于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鋭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戍乃退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行密遣田頵五代史田頵本揚府之大校也朱延壽不知何許人唐天祐初楊行密雄據淮海時頵爲宣州節度使延壽爲壽州刺史頵以行密專恣跋扈

嘗移書諷之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踰越者譬如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猛注澶漫遐廣終爲涸土不若恬然順流淼茫無窮也況東南之鎭揚爲大廛賤刀布阜積金玉願公上恒賦頵將悉儲峙具單車從行密怒曰今財賦之行必由於汴適足以資于敵也不從時延壽方守壽春直頵之事密遣人告于頵曰公有所欲爲者願爲公執鞭頵聞之頗會其志乃召進士杜荀鶴具述其意復語曰昌本朝奉盟主在斯一舉矣郎遣荀鶴具述密議自間道至大梁太祖大悅遣屯兵于宿州以鶴會其變不數月事微洩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次悉兵攻宣城頵戎力寡薄棄壁走不能越境爲行密軍所得延壽飛騎赴命過揚州一舍行密使人殺之其後延壽部曲有逸境至者具言其事又云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今若得兵柄果成大志是吉凶繫乎時非繫于吾家也然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屬以私帑發百燎合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皁皓然之軀爲讐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九國志田頵字德臣廬州合淝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

鄉及戍塞上上情好愈密軍同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圖有泗上頴首爲輔翼光啓二年壽春張翺遣將魏虔率衆來寇行密使崔自審敗之復命頵大破虔衆於楮城頵三年從行密破秦軍於維揚頵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鍠于宛陵行密明年鍠糧盡舟出東溪乘漲流以逸將奔淮南鍠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汞陽解甲登岸初頵疑鍠將遁密造輕舟擬之至是追及鍠奔不暇爲頵親執以獻奏授頵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爲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頵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壘相望頵軍屢戰多北會大雨儒營多墊溺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頵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粲二寨破之擒粲而返十二月頵與劉威大爲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彊敵匝壘不用田頵恐非長策行密遂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頵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頵寧國軍節度使畢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寧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艣自將介守上元頵以厚利購

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楩柟既
成數十歲爲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顥云汝但以
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
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于曷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
時以上元地歸行密顥隨入覲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
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顥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
吾下獄哉顥方求池歙爲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顥意望
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
輕八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顥與安仁義
朱延壽等皆猛鷙驍果以攻取爲務行密憚其難制每
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
叛召顥爲應鏐得夜從水路入保子州時顥圍之愈急
鏐屢遣間使求哀行密行密亦以顥若得志杭越爲患
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顥歸鎮鏐復輸錢二百
萬貫以元權爲質顥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
越垂下爲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
顥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
密因而間之遣使長儒盧州刺史顥果疑儒私納欵遂
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顥反行密急召神
福旋師顥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刼神福子承鼎遣喻意

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觽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頵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爲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頵復委舟師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閒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歛於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爲外州所殺時年四十六頵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頵與行密微時約爲兄弟渥謂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頵善撫士卒通商惠民復踈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夔康駢夏侯淑殷文珪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頵以兵賦自恃將謀爲變因著謗賦以諷之頵終不顧以至於敗

安仁義

九國志安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啟三年權爲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頵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鍠于曷山與頵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峯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鬭黃池秋冬戰廣德

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于宛陵時儒亦久戰不決貽書於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間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為行軍副使依前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頵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驁性好貨雖得弊之後科斂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聞仁義所爲相與悲嘆曰獨吾郡乃得番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頵以叛潛兵攻常州刺史李遇設伏于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衆漸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衆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令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李神福等攻浙西

九國志李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沉厚勇敢唐末四境交

募勁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
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
攻刺史高澞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
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刃爲公解
之乃請本軍旅旗間道以人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
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道行密大奇之光啟二年壽
州張翔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畢之
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幽谿劉金盱眙賈令威各
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爲黃頭軍
遷神福爲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縣王賞大平稽常
滿俱聚益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
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禦
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況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逆
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遣銳卒躡險
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
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遏使田顏爲孫儒所敗行密欲退
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
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
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
神福爲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

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儔叛遣何懷
來冠神福迎擊于青斗山大破之遂傅城下賊平遷左
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
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
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
福偽北走伏軍發前追來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
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
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
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
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
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灄口分焚樹偽
爲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
將韓勃率步騎萬餘屯灄口又令荊南以舟師赴援成
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
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敗溺水死勃亦引
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頵叛襲昇州劫神福
於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
神福覽書袖之揚言曰鄂州侚未下又令急取荊南因
號令諸軍逮閤順流而下頵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
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使擊壇

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于江都卒年五十

取蘇常潤州

九國志張訓孫儒之起也毗陵守將劉建峯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毗陵訓率兵掩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爲最景福元年從行密儒歸江都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曰毗陵大城也訓一劍下之不亦壯哉郎授溫州刺史

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

吳錄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九國志劉威廬州慎縣人少爲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頵陶雅俱爲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賓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峯於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頵屢爲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衆寡

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苦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斃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渥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爲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爲先容渥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于鎮年五十八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

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耶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五國故事徽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繒幕其首號曰黑雲都是歲復入揚州稽神錄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還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人行因持之歸妻亦告以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爲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爲富人有李濤者爲江都令行縣至新寧鄉見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爲李言如此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史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兵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于行密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自光啓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彦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戈競起八州之內鞠爲荒榛圜幅數百里人烟斷絶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衆皆淮西之驍果也選五千人家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爭先甲胄皆以黑繒飾之命之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宏農郡王食邑三千戸食實封一百戸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

州刺史馮宏鐸來附九國志馮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爲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爲盜宏鐸隨之聚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治水軍于金陵樓艦之盛聞于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爲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頵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于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頵頵自帥舟師與戰於曷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于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于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常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鬬於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

江淮異人錄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
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
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
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
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既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
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救
病者日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困復勸之人有難
色師道諭之日事急矣何難于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
昭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
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頵池州陶雅舉兵圍歙州之
累月欲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
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若師道乃自請行曰樞卿乃道士
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以受道法科
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
大喜曰眞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
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
之師道亦無難色又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
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
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
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

將安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謂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介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吾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五代史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于黃揆承嗣擒之以

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啟初從討巢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于武皇姑務叶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宮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輦轂乂安及還屯于鄜畱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于大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寧二年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壁使乞師于武皇遣承嗣師騎三千假道于魏渡河援之茲時李存信屯莘縣既而羅宏信背盟掩擊王師因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將之軍聲大振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于淮南請歸承嗣等揚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請脩

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于清口大敗汴人生擒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畱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栢鄉之捷乃以承嗣為楚州節度使以張掎角十七年七月卒于楚州時年五十五　又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于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攜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八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于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為之拔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南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遏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天祐十三年卒于廣陵

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

州行密擊敗梁兵淸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五代史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渒河爲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九國志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啗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鎭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于象牙潭楚州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内强起之本日蘇州之役非彼强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爲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日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爲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

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遠也本曰
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鋭而用
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稱之
兵皆潰楚人果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弃
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
據衢州歸欽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
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弃稗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
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
君陳君令在此吾事訖矣何爲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
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爲
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弃輜重走先設
伏于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
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遣司農卿盧蘋使於濟
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人爲雄武
統軍出爲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
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
愛之性純樸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朋
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
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
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授終乃殺

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
愬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破
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
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陸游南唐書周本晚
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
日吾緊芒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
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
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諡恭
烈葬給鹵簿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
信州刺史署地至建州道經險阨破圍垂困鄴躍馬救
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與親
軍出爲猻州刺史暴猛很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
故優容之閩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
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南
唐近事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
有隙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友人家醉不能起
有闇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卒衛士十人詣災所見
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于林仁望既往亟使召業家語
之棐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
至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

葴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宏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宏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宏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衂何苦自弃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宏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宏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宏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通鑑攷異十國紀年注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出唐爲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爲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爲朱全忠所害

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朱全忠書云選張逖於諫省俾銜命於敝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新舊唐書昭宗紀及諸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濬于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死逖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爲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以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 明年春全忠卽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 文苑英華武昌軍節度使杜洪妻晉國夫人進封秦國夫人制勅經夫婦之本者莫近於詩故宜爾室家言稱也如鼓瑟琴言和也具官杜洪妻晉國夫人王氏贊洪守土宣力爰致顯爵爾以嘉耦之道遂能居而有之助彼藩條賴茲閨室宜室家而何媿鼓瑟琴以有聞仍命增封用旌柔順因晉肆赦是謂典常可依前件 荊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 北夢瑣言荊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

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迴見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敗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容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成汭救杜洪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念其家皆無鬬志王子汭敗死

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通鑑考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頵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于境上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

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顒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顒九國志濛字頂雲廬州合淝人少爲金牛鎮將行密據合淝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鍠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爲孫儒敗于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于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飢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爲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爲郡民所訴又爲田頵所譖降爲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頵叛于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頵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頵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討逆往必擒頵頵王無慮行

密大悅濛初入其境郎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顏宿大將多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于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遣顏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衆擊之顏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顏出州外求戰登橋馬陸為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于治所年五十

顏敗死

稽神錄宣州節度使田顏將作亂一日向暮有烏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狀自外飛入止戟門而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唯甲兵存焉顏資以起事明年遂敗

初顏及安仁義朱延壽等

九國志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摧堅陷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打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貫之仍誡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欽遣延壽援之狗地蘄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試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遷圍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于淠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

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
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
節度使令促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
而止田頵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
於色卽詐爲目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
誤觸楹柱而爲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吾今喪目
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弌
人因以書召之延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
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靳州刺史石膳既而朱瑾
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
事矣延壽善用兵有鈐畧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返者
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內指
一卒畱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
皆此類也性疎財每賞賜皆分賚將士李昇建國以延
壽子鄴列于環衛復其官爵　陸游南唐書宋匡業廬
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故自少得幸從
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
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
畱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
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

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鏬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南唐近事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畧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既敗我師壓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

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顥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顥解兵顥恨之五代史補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顥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僞好于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遂命顥罷兵初顥之圍城也常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顥之師無能爲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爲萁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王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雩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玗王右加邑爲邘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邙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者大慙而去未幾顥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爲忿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璙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顥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顥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顥怒曰吏欲我

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九國志李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啟中禦梁軍于慎縣遇單騎按槊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趙鍠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蕘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蕘以狗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宣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昪秉政以仁義為縣令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卻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江淮異人錄潤

州處士失姓名高尙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旣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遍以手執拔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何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敎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兒前兒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兒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兒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

馬令南唐書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爲主鍠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畀得執狹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鍠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掎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刺後歷撫虔洪三鎭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覲遣

內夫人迎於道軟館款曠闕百僚侯於門朝堂設幄爲
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
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
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
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
爲相而建封爲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
皆任右職 陸游南唐書李德誠事吳武王常從征討
積功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見
仁義臨城督戰必慢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仁義操弓
矢坐城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顧曰汝見我獨不失
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
武王印拜德誠潤州刺史 南唐近事趙王李德誠鎮
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
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容俯
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翠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
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詩話總邈李德誠加司空
守臨川湯文圭草麻德誠濡毫之賂久而未至以詩督
之曰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川上相麻潤筆已曾闕
奏謝更飛章句問張華時皆少之 玉壺淸話德誠節
建勲之父也少時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比君副不用寸

功日享千鍾德誠少事吳主獨無一能寵遇特深爲馬步軍使但豐白充美服裘乘馬而已從諸將圍安仁義于潤州諸將見仁義皆慢罵詬辱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陷仁義執弓矢毅然坐于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誠使前日雀鼠小人皆辱罵吾獨汝見吾有禮且有奇相他日至貴吾委命於爾以爲爾功乃擲弓矢於地以愛妾美玩盡贈之德誠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日進中書令封趙王子四十餘人至先主受禪用其子進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功卒厚寵遇楊武王諸將惟德誠無寸功止用謙善而已卒年八十四

米志誠等圖之九國志米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寧四年奔於行密麗從冠清口葛從周渠泗河志誠俱爲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頵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頵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上高以爲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爲釜圈箬爲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度使十五年

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人僞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　文苑英華楊行密妻朱氏進封燕國夫人制勅具官楊行密妻朱氏作嬪藩翰宜爾室家六姻以寧四德具美俾我行密爲吾藎臣統戎有方述職無怠緊爾輔佐致之輯柔慶澤所加序進惟允全燕列壤大國疏封式示寵榮以旌賢淑可進封燕國夫人　頵及仁義

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愈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

德但方設拜行密奮袖中梃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郎時升堂聽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淝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聽之前詹皆叩地而令不知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不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 駢死秦彦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不得淮南之地 稽神錄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出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 九國志劉存陳州人善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鍠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爲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翌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許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預破葛從周于

押河還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
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泝流而下存
與神福下漉池磯逆戰爲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
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爲招討使
引十數騎巡城憩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
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佗然有頃自退軍中服
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
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
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
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
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爲潭人所敗執存以
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汝昔歲宣城潰
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
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
武衛將軍上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
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
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

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

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五代史四年梁祖平兖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爲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鄭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黃州及梁師至郎弃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淸口淮人決堰縱水流潦大至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靑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帥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邱略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

昭爲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僞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稽神錄軍吏徐彥成恒主市木丁卯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一日遇少年云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木大至良而價廉復出大杉版四枚曰君至吳當獲善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帥殂納杉版爲棺以求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廣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更三返獲其厚利間一歲以往但見邨落如故了無所見詢其里中竟無能知之者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愼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

戚行密未許温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等大驚遽詒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温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

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九國志李簡上蔡人有膽勇貲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鍠選武幹之士因任爲帳下親信龍紀初鍠爲行密所圍糧盡將逆簡給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冦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拔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侯先是江都

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爲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
名所盜之物盡縣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二年從其田頵破
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淸口敗梁軍於滭
河副州王茂章援靑社從臺濛圍田頵於宣州皆有功簡
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
何處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
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
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爲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
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征西大將軍襲復
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
入覲卒于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
關洞啟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
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江淮異人錄董
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
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紹顏曰諸子亦皆貴
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焉義祖
鎮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
者謂紹顏曰爾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
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
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

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彦思死於難焉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遲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于市赦匡時通鑑攷異實錄鍾傳傳養上藍院僧爲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九國志秦裴慎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爲事嘗云天上黄鷹地下黄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淝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有虎入縣邪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裴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獨能制也行密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絶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一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爲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

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相食以待之及出士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爲鏐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旦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一宇救之爲神福所擒明年神福行密送全武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荊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頵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欵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洲時其軍欲限水爲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既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爲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爲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

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愕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為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盜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九國志陳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部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巴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為已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家悉陷敵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

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通鑑考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邵告捷淮南朗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于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　稽神錄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因構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冤使執送楊都存遂繫之於獄既而存還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于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

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其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衛兵入捉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温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温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通鑑攷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執渥於寢室弒之不言徐温蓋徐鉉爲温諱耳薛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事說錢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

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霸不絕不可輕動

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五代史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僞位自稱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忌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爲顥所殺顥將納款于梁遂自稱制後委別將徐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爲主及渭僭號追尊爲景帝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弒渥也約分其地以臣于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張顥欲稱淮南留後遣款于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約三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必有所立然後圖之若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于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

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九國志陶雅字國華合淝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衡山指揮使行密據合淝遣雅平廻盜秦定過脩巳等遷八營主將光敗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爲舒州刺史爲蔡盜許勍潛兵夜至雅奔歸交德初從行密毆趙鍠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頵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安將歸欵于行密以宣州副使留部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爲事惟雅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顥曰苟得池陽陶牧爲守州人款不承命顥驛報行

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
師奏雅為歙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雅以州
兵助臺濛伐之頵出戰橋陷隋馬為帳下小卒許渥王
綏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
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除州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
未嘗謁雅及頵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
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
殺之綏戀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
欽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管遁
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
者俱斬果遁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
史沈夏以功還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
章叛奔越雅慮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
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
沒入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川毀阜上書請之遂遙領武
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使十年入
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
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以錐刀傷手及為
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
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

卜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爲字焉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敎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敎宣之乃渥母史氏敎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于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

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温可求陽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稽神錄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眞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繟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繟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眞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秘之不旬日而聞顥

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攻復謂縛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曰絳暴疾卒道士邵脩黙崔之弟子親見之

九國志

鍾章字意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弒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遷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爲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穿可中轂耶明日章與姚克聽殺顥于衙堂遷檢校尙書左僕射左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蘇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於旅蒲問越兵退去絶權三曰章壯氣無衆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骨言爭握槊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曰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前事爲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驅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爲名往代章章歸中遂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于治所年六十二温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玕九國志彭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爲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衆得數千人自爲首領捕逐羣盜有功本州補玕永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所在飢饉玕延接文士會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爲詩什玕嘗貽書於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爲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易一筆百金酬一卷況得士乎於是蕭誤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據江西其裨將韓德師叛傳命其弟瑊攻破之斬獲甚衆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傳以瑊爲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傳爲輔車之勢會傳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敖瞻李緒來致書於殷且覘殷之起居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瞻爲上客瞻等歸以語玕曰馬公龍髯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玕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卒

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本擊破之玕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款於我殷發兵境上援其輜重至即奏授郴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聘玕女天成中玕卒年七十三兄鄴弟瑊子繼英繼勳

江南野史彭玕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羣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鄱之一旦吏會李氏因私命合屬燕飲而玕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玕知其忌已遂去僞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啗玕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至卵此鼠輩而聚飲啜乎其婦聞之日請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憾之有玕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謂衆客曰玕不慧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于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敗家警產治鐵為兵率牛練伍為甲胄與兄弟倡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玕乃建立偏禆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率未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玕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衆盜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

刺史玕爲吉州刺史玕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禁人
賭博時有數李爲竊玕乃斬之於市以令衆庶玕欲報
李使人誘之博于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其妻孥
數十口其偏將校袁大蟲等十數輩因私言曰使君今
已位重皆賴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玕
竊聞之因雪寒伏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醉因
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玕
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殷爲援因
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下
攻方進取江州行密遣大將周本征之玕等逆戰于象
牙潭爲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二十里風
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貞能驅鬼神每吳
兵掠寨劉則噀水調符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
追數年一夕劉死遂戰不利棄寨而歸玕宿將吳既先誅
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州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
戶口凡千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玕爲郴州刺史兄弟皆
蒞縣邑迨十年而玕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爲旗夜呼
內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于餘
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執大斧
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地存

焉及馬氏歸順江南余氏皆至睢玕之子孫恥而不返
初玕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上墳陵惟見大蛇長二
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玕亦死獨醒雜志劉丞相祖名
景宏南唐時爲吉州之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
縣殺畧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
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宏以兵歸
南唐又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
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
守予嘗登嶺上可寘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
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硯王嶺爲里小
日張欽寨以爲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
日劉守眞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
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壠在焉後守眞死欽復
遣人發其先壠棺上有小赤蛇兩旁有蟻運土爲弓
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堠其旁有劉信
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于壇下間亦雨應
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
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

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
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釣機立說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
士賓禮僚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
吳遣盧蘋致賀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忠勇史
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為圍高安以為
之辭援朝廷旰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
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
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
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乃具選
兵七千人計日齋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
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
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
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得
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當自解遂直擣象牙潭突其
壘疾攻之全諷少其衆且笑本卒易殊不顧答本先遣
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
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

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懼楚人果宵遁矣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餽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勲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于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九國志柴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禰鼓不

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爲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轡而寢既寐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啟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木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爲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爲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寧中朱延壽許爲衙將因遷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戈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舁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楣折有龍出焉梁兵冠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畧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爲賞再用乘閤而拜之曰此州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

使越人冠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五十戰敗艦
破水滿再用爲長稍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倉爲
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
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瀝將許眞爲援令再
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日出師岡下不
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
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
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還鎮西將軍領天平軍
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加中書令卒年
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
嘗省視廚廄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綬諸子娶
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册再用
日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懸藩鎮敦尙儉素
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稍酬錄龍武
統軍柴再用常在聽事凭几獨坐忽有一風走至庭下
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
皆不至卽起逐之風乃去而聽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
糜萃再用後爲廬鄧宣三鎮節度使卒　江表志柴再
用按家樂於後圖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際觀之柴知乃
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日際風恐傷爾昨子馬令南唐

書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蔭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州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遂斬以狥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去命未下而發瘍卒陸游南唐書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

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來寇克宏乃請劾死行陣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圖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稽神錄李遇爲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廄中蓄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

族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于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日禍及九年溫率將吏進陞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邱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

江表志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暴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傍一人問曰何緣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令公入覲和土皮掠來因至於此張崇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每年再入覲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捋鬚相慶輒歸又徵捋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使一伶使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

日熊湖百里一任作獺崇亦不慙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

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覘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從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九國志劉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勣軍中勣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濠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濠李

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冑重創及青人楊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攻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爲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爲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己乃乘小舟解其冠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日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譚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爲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爲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眾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閩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卮

酒以屬昭文日財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用親吏吉況輩聚斂財貨置積麗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爲變急召歸江都爲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鎭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陸游南唐書信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　稽神錄陳金者少爲軍士隸江西節度使劉信圍虔州金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開棺見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衣皆如新開棺即有白氣衝天墓中有非常香氣金獨視棺蓋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爲藥即以衣襟掬取懷歸墓中無他珍寶即共掩塞之而去既至營中營中人皆驚云今日邪得有香氣金知硫黃之異旦輒汲水服之至盡城中人會僧寺偶與寺僧言之僧日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與復視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蟬蛻之狀金自是無病今爲清海軍小將年七十餘矣形體枯瘦輕健如故

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

釣磯立談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

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潤州徐
紹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
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
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
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
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
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
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
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
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
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五代史補朱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加

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殿隷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肉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渥嗣立溫與張顥爭權襲殺顥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猶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遠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青蠅無敢嘬米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

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王册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唐詩紀事殷文圭應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衆駭躓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爲內翰〕沈顏爲翰林學士〔沈顏宣州重建小廳記界江南宣州實爲輿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貢也暨鉅盜起芒碭環斃於四方是邦載罹寇阨雖城陞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兵部裴公餘慶去任賓常侍聿自池〕

牧來臨菑事未幾遂為秦彥所據姦連隣慼一旦擁兵
渡江引黨趙鍠以代已任是歲南涂劉顥作亂揚州繼
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宏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
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
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徯其來蘇宏農王允懷
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鍠悉銳逆戰急為崩之及追虜
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鍠知人和在彼
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略定大順元年建
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
為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宏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
條天子嘉公之勳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
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薦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
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
德以來之既而來安之不期歲車者闕闕舟者聯聯比
屋滯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
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而省其徭役
其乏而賑其飢不期歲荷耰秉犁偃蟠於泥如雲之稼
穡穡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
許然後度相　址不傲匠事橫梁虹亘山節峯峙嵲嵥
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

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憐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　盧擇爲吏部尚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 九國志陳璋頴川人少横壯不羈歷事諸帥俱

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賓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僞功臣天福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頵爲援頵將樹栅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閬觀之大懼出金繒十輦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郡爲賞璋應募選驍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欵于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棄其地璋改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洲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洲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

邏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拖工心目皆應弦而倒
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
謂士卒曰若食鱠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
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
攻荊人潭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
其所敵人後出巳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
整舟檝待令下當行必此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脩
棚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冠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
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
溥遣王彥璋苗濟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
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璋與濟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
璋果敗三年加使相大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
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稽
神錄准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
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吾
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逆馬賜而隆頊之昇至璋扶
疾而出昇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曰吾於今日拜官又
議親事爾乃以是而隆我畜生不忍即殺使孝去勿與
芻秼餓殺之是夕圍人竊具芻粟馬覗之而已逐且不
食如是累日圍人以告璋復召語之曰汝既知罪吾赦

爾馬跳躍而去是夕飲乾如故瑋後出柴再用錢鏢爲鎭宣城罷歸而薨旬日馬亦悲鳴而死

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鎭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九國志張崇廬州愼縣人少以伉勇隸軍籍光啟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王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爲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爲諸將都尉還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還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爲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還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大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泗人畏之嘗入覲議者盛言不返郾市少年皆捋頤相慶崇歸聞之因斂捋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

重掌奏了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愼勿令鎔出一日醉甚
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鎔矣崇大悔取
其首以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
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
女以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爲偶崇往視之巫女潛洩異
香以爲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
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戮故遣六丁取
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爲改悔歷藩鎭二十
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
受賂故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爲橫耳　稽神錄
丁則歲盧州刺史劉威移鎭江西既去任而郡大火盧
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
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
愈恐數月除張崇爲盧州刺史火災乃止

海州王綰

鎭東大將軍

九國志王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啟中始
從行密破趙鍠下歙濠累有戰功署行營
諸軍都尉兼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
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欵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
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
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

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副使兼沂
密兖鄆諸州副使與臺濛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
日城中偃旗臥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
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
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且至師既退爲沂兵持其後
綰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代臺濛爲海州刺史天復
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盧軍節
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爲
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
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文武以次進位封宗
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
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
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
語泄知誥出可求于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
亡于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

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于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五代史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爲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十餘年溫乃册渭爲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渭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號凡三年而卒謚爲惠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 吳世家第一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 通鑑攷異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主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己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 七月改昇州大都

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御天興樓大赦通鑑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啟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乙丑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南唐近事嚴求徵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期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賄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寄遺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問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第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謝絕焉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審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

次第以對皆如所授江表志嚴球爲相是年王愼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愼辭旣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愼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郎時罷兵愼辭還朝夜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蜡點江市聚蝇聲烈祖性多猜忌聞之宋齊邱因而與譖收愼辭以竹籠盛之沈於江口

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鎭九國志翟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留虔畫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衙以虔爲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導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按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爲名虔乘閣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爲賞及吳國建復旋

其勲授閤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兩爲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爲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鏃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于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

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夢溪筆談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國故予孫至今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敎數十紙紙劄皆精善敎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敎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敎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鎭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

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于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稽神錄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日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周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于此堂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為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為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為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為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為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

邱皆平章事

馬令南唐書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邱益窮隨衆東下餬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邱依焉因以鳳凰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歙人汪台符投書於烈祖齊邱忌其名頗挑斥之齊邱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悔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邱慙即改字子嵩隨烈祖鎭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厲精爲理脩舉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邱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而爲徐義祖所惡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邱自以名望甚淺欲爲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啟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爲大將軍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鎭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

子景遷吳王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王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爲已副遥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邱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恥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臣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去闕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諭之不爲改容齊邱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之壻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觀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

廷附巳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覗事數月
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邱特判貸其死烈
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
坐斬齊邱臥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
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
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錦衣坊大啟第宅窮極宏壯居
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
迯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
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巳其一行不同者必
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
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
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
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日不用宋公之言也
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
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攻言者常夢錫蕭儼
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
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
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蓋多及國家
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
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及

放歸青陽郎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鑰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繆齊邱初館于娼妓魏氏藉其貲給遂以爲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以連坐者皆宥齊邱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作爲師長以求媚齊邱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而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陸游南唐書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邱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贍得見暇日陪燕遊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之至則徹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帳中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此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

齊邱貪躁褊戾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惡其爲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浮沉下僚十餘年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邱請徐之俄而義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權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累啟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邱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邱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恭無失德烈祖懼羣情未協欲待以嗣君與齊邱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黙計大議本自已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幾出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頗見疎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園給之俄而者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唐

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邱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卻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哉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人公侯絶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以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哉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人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邱陰謀問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特判傅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邱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鎭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

烈祖怒曰大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邱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頓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鎭南節度使至鎭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鎭烈祖日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邱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内主齊邱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爲鎭海軍節度使齊邱怏怏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邱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邱先帝勛舊不宜久棄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辱命出兵敗事命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

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使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西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悟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紓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邱大衡之會鍾謨使還救周以爲已重所言卒見聽而談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屢陳齊邱秉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貰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牆給食餓又絕之以餓卒諡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邱爲廁吒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

邱暁時年七十三且無子

江南野史宋齊邱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皐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主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於任所齊邱因是以為故里焉齊邱少孤好學為文頗質樸而無師授業貧窶遂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于商君長短機變權覇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姚洞天出守廬陵齊邱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于門下且夕為之醮因訪時務未幾洞天之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痛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至既棲遲逆旅裹調罄乏因吁歎數四其隣倡優女魏氏聞之乃藉賂遺數鐶由是獲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賄遺尋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奸否進用公廉脩舉廢墜制郄奸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邱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翼衛社稷潛立大勲代秉大政若握重兵制馭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脩復政理動據禮法

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業撫存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乂皆齊邱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後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家國或至夜艾池亭今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爲溫所忌遂署爲府中從事溫因拜擢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自議庶政乃使人于淮上迎接比歸義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兼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爲之用齊邱自採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計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是爲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吳王累召乃素表堅讓畧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熊況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爲大將軍先主使齎吳王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爲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奸附綏悅守宰廣覃恩施撫輯遠近吾嗣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情於是從之然吳王恭

黙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謦欬噫歎之微齊邱莫不知之以陰間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主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已維勤爲下所奉然爲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爲一田舍翁將安所歸手遂泣下數行齊邱聞之乃還建康還都金陵吳王既卒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始諷吳王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邱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德咸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勲乃就家國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叙情舊飲宴彌厚傅霑饋遺乃改其故里爲愛親里坊爲衣錦坊更易弊政補蠹郡條庶民便利莫不染之逆先主疾篤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儒言多玩狎恭巳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肝齊邱每犯顏諫正陳以昧且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業之艱憂勤之重犯諫不從未幾以爲浙西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事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爲少主所用嗣主顧眄頗見慢色齊邱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慕自負勲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衆爲鍾諛常

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謗讟乃歎曰烏盡兎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爲詐徵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令齊王景達就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入淮甸詔還謀難始齊邱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爲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乏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宕然虛匱淮甸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爲迂典咨詢誅諏恥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爲都統出援壽春齊邱聞之曰斯乃蹴踘射帖之徒焉能總外以禦勍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很狽而行未幾果没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留選將鬬師稱藩割地皆匪專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情躁擾荒悖不安常乞日孤欲屣脫國務放心雲鶴每思寄托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徵古等嘗見親密因順旨而言齊邱先朝夙老謀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幾高拱深宮伏俟厚德隆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不使還論稱世宗曰朕與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邱不死北

殆難保其久允合朝順兆遂成釁隙因是貶殺覺等咋齊邱不知其肯乃具艫艦丹詔遣歸九華既至遂絕擅七日而卒昔嘗著啟云至千千懇萬端只爲飢寒兩字人見其死謂之自識齊邱所薦進者唯能先萌未兆智兼宏達才堪致化理能易俗與巳合志同方者乃援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賤經史殘剝古人之 爲文士者哉故齊邱之學天才縱逸穎出羣彙混然而得非耗蠹前脩而爲之辭至于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于道家凡建碑碣皆齊邱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貫其鼻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而臭時見誚誹多此之類齊邱嘗與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通契丹欲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齎琛以爲報聘虜主不知謂北朝殺已天使因斷構隙前後如是者數四於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衛晉主與之抗禮遂入梁園遣使江南與之會醆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冦與我爲仇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或曰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嘗嗣主儒躁輕肆失言陳覺之

徒詔諛牽爾說計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謨遂除議匿交亂庸君九華之墳未草諛亦繼誅蕭儼以蒙贊無文懸而復許江文蔚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韓箔之丙孫雜不脩韓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機故立功定業當齊邱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飯生身污淫穢故不大用位已崇峻由是哆于頰頷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千舌百辭加之齊邱性度不能宏綽襟器斗筲苟不附已莫之容忍狂台符譏其名字沈滯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議慢言致之大辟乃牓其戶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棄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四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爲譏者所匿今傳于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一無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固無所憾遂自縊而卒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世而亡

谷齋續筆宋齊邱自用兵以來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爲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錢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者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

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錢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邱時爲員外郎上策以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錢此非民耕墾可見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邱請絹每匹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每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邱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邱傳中略不書貲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利豈不有覷於偏閏之臣乎齊邱生平在所不論也　葢能改齋漫錄今所在輸秋苗一斛之外則別納鹽米三斗亦始於五代時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

猶有定制

王棲霞茅山靈寶院記

靈寶院者梁天監歲貞白陶先生宏景所創也始本昭眞其號焉紫陽閟郎長史宅界于東小茅嶺雷平山列于南鍾山西朝焉良常比衛焉其餘聖槩羣阜若衆星之環拱不可殫論先是迴臺層漢悠閣匝雲秘三洞瑤文集丹邱羽客門人周仙君子良勤脩於是崇習元風鍊金石身騰烟霞轍時移代貿瓦木之功寖衰及唐大和中太尉贊皇李公每瞻遺躅屢搆遲緣門師道士孫智清復討前址再建是院尋諸舊號須曰靈寶爾後既偶兵燹靈致煨燼荊棘相森凡材圍長狐兎往焉芻蕘往焉弗芟弗蘿歷五十歲矣栖霞胄叨素業幼專不息雖童卯獲名而屬厄兵雖跡不遑虛遺恢殆空蹊梗杳消自北徂南幸託元化退鈐茲坦非諸所適乃勵春鋪忘甕勞砌壇楠松結茆庇拙綴蕆餌木願言終遁俄奉先齊王旨再琯再緇晁埏若鍔洎我公移鎮是邪自以風痺厥躬告從谷隱公遂指佛鏤一百萬俾於舊甚別崇利有稟命之際壹霓魁厲夙夜匪懈思竭克勦輿荷恩敎噫事難謀始智察周防且虎覩并一雀之圓而雀終嘹蟠盈非片堊可同而雲或掩時哉理非也非台懈覽幽我止終廢由是度揆經嘗月期日就博遨執斷量材取制牆茨必

裏圓蔓必蘿平瓦碟以等阜屏財狠而斷羣力工約萬
緡歲靡期剞劂督奇丹雘臻妙造正殿三間中塑靈寶
天尊果從砌壇三級三門三間環統廊廡一十六間井
葺壞整頹降眞堂繚連於內重新沼池再築垣牆東北
隅即忠義太保公之季弟先於舊閣基建瑞像殿三間
兩廈中塑羊角山應現老君西南隅向日三官堂三間
塑像岌岌其狀亭亭其勢金碧其飾輪奐其映瓦疊鴦
翠甍差鳳翹晬容禮而若將侍衛瞻而乍愕旌幢翻翻
雲鶴軒軒崇峩起異疑飛來非我公願力斯應象教
斯威即荒茵之域安敎請壯麗乎是使眞風永布靈致
恒芬配天地而齊壽總山川而介福靈靈烈烈可久可
大棲霞智慚絕妙才非述作忝受恩于始受命于此竭
誠竭慮追玆成功聊實記於貞文呈台覽而刊於將來
也時大和三年重光單閼歲九月乙酉朔九日癸巳謹
記　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于金陵六年稽神錄甲午歲
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子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
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
日浮于水上南昌新義里地陷長數十步廣
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閏正月金

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邱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鎭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

馬令南唐書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尙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鎭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賁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於元宗而獨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鎭海軍節度副使仰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

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罷齊邸以爲巳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初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王冊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逷也一景逷不與焉　陸游南唐書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諡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以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于齊王十二月溥卒于丹

陽江表志讓皇遷於泰州永寧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延及五歲即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即日而終又讓皇居泰州永寧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塲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凉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五國故事及將遇敘方諱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于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絶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江表志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于宋宋知其忤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賓司復之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祚挫强吳盡是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

獻楊氏遂絕 五代史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爲主復僭僞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張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簡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昭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于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旣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纂嗣溥復遣使脩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旣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使偵國情不加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爲齊王溫之養子李昪代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僞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昪昪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昪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爲永寧宮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楊氏爲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 王壺清話吳武讓皇旣殂於丹陽其族屬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禪已遷未暇措置迨殂方囑付嗣君曰邦君

皆楊氏所有天地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常吾所惻惻孤兒孩女僑寄殊鄉令往泰州津致楊族安於京口賜贍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璟稟遺戒遣苑使尹延範具舟車調發往泰殷護時王室在艱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範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慰其冤　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一士族嫁之奩匣閨槖不失常度　江南野史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尹延範迎至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唐人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客起合淝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

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

五代史溫字敦美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師于廬州漸至軍校　馬令南唐書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爲徐瞋會唐末大亂販鹽爲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淝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　九國志徐溫字敦美東海朐山人少無頼入羣盜中以販鹽爲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帳下爲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彥虜趙鍠敗孫儒溫皆有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士卒甚飢惟小艦先至一軍頼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仁義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卒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

用舊者仁義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爲之備既殺延壽營中果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刺史隨授右衙都指揮使　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九國志天祐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疾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爲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于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托　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

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于顥以其事白渥母史氏史氏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九國志渥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已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爲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弑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弑渥白溫議分國兵共歸款於梁祖溫僞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贍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已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外馬步軍指揮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于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謾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

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令南唐書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畏圖也不留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九國志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溫以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懼而來覲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九國志李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盗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因高駢濤從行密舉義一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爲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

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旣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王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黙然投袂而去渭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大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戰于臨安禆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江淮異人錄錢

處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接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處士常宿于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人乃取之將以水決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于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又每爲讖語說東方事言李氏蔭影影一倍楊氏初吳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號至禪代二十五年故彷彿倍之耳

以其子知訓輔隆演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五代史唐末青州王

師範爲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爲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鄆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稚爲溫所擄溫愛其慧黠遂育爲己子名日知誥昇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衙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之乃立渥弟渭爲師溫尋殺顥渭僞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大尉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廨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僞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

九國志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

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年知訓爲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爲代焉　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面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

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文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偏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謂見義祖命諸元勲爲六博之戲以紆前意信酒酣擲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苔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象彩而已信當自擲不煩刑吏義祖免稱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命復待以忠貞焉溫慙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南唐近事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擘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己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知祥長于財利溫

常以軍旅問可求國事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十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李昪僭號號溫爲義祖五代史明年溫册楊渭爲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溫問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僞位改元爲順義自是溫父子

愈盛中外共尊其與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使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僞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僞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謚曰忠武 九國志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于無錫大敗越軍越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滅之溫曰天下紛紛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爲樂豈不快哉多殺何爲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願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賜車輅戟見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忠武

馬令南唐書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戲怙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

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主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敎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已隱而不聞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紛擊路遂斬知訓提其首人告吳主曰為國去賊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

青箱雜記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祐末廣陵人鼓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焉則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馬令南唐書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彔吳政威權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搆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

也意以已控强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貢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將入朝廷望誅之不從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責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暮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江西卒於任又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爲多烈祖德之以爲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造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辭剌殺之後呂氏數爲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爲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綠舟有婦人漸邇覘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宅適矣因遺繡

履日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
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日爾謂我
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詞代鎮江西遇其喪于
中塗知詢撫棺哭日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日
見先王於地下間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爲義祖徐
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遂景遊
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居脩造之事當時言羲政
者以二人爲首　陸游南唐書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
遊遊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
及兒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人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
典宮室嘗繕及浮居事當時言羲政者以兩人爲首後
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晛封文安郡公燕
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遊也昭惠后
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
閤押客之風聞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
閤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
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敢器之制久不傳
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令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
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王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
歎賓不下方金陵之將亡也徐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

錢簁取已及兒鉉并遊同納簁中簁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以疾卒云　馬令南唐書知諫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為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欲害烈祖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　又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為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又梁王徐知諤溫第六子也起家為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知詢敗以知諤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梁王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其家有蜀客持鳳冠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雉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為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秋山除地為廣場徧虎皮為大帷率僚屬會于下號曰遊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獨醒雜志江南呼盜爲蜡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子里中有僧寺日南華藏楊李二人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性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于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

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原注據吳錄運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昪所篡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運歷圖龔穎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穎所記爲定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下